人类主流文学精神 康巴当代文学阵地 康巴当代文学旗帜 康巴未来文学摇篮 cancolto actor





书香鸟儿

■王勇

今年的春天和夏天要比往年来得晚 些,我仔细地观察过草木抽枝开花的过 程,在时令上确实算是晚了很久。

在我上课的教室外面有一棵古樟树, 应该是香樟,我已经陪伴它经过了二十多 年。年纪轻轻的时候,我用它被风刮下的 枯枝生过火,燃烧的时候有一种闻嗅着很 舒服的香气,颇有些提神的作用,有一种 沉甸甸的不轻浮的香。

年年都有鸟儿在上面筑巢做窝,繁衍 它们的儿女,然后再把儿女打发出去。这 -年的时光就流走了。

今年我有机会好好地观察鸟儿们在 树冠里的饮食起居,因为我上课的教室在 四楼,而且刚好和树冠齐平,而且靠得很 近,因而我得以知悉鸟儿们的生活。为了 不打搅它们安宁平静的日子,我像一个偷 窥者一样在一旁为它们守望。

我喜欢用这样八个字来概括鸟儿的 生命状态:低头生存,抬头生活。你看,为 了生存的需要,每只鸟儿都会低头注意着 脚下的食物,无论虫子还是植物的果实; 但鸟儿要说话要歌唱的时候,就会引吭抬 头望着天空。鸟儿是拿得起放得下的,鸟 儿没有人类那么多讲究,一切都是率性而 为,用不着看别人的眼色来行事,至于看 不看伴侣的心情,我实在不懂得。

樟树总是在几场大风之后,抖掉了往 昔的枯枝才开始萌发新枝嫩叶,黄亮亮的 叶片像婴孩晃动的手掌,扇动春天的风 情,鸟儿闻讯便飞进了林间。由于树冠距 离地面起码有10米以上,鸟儿可以毫无 顾虑地在上面搭建自己的房舍。几乎每 一处浓密的枝叶遮盖着的地方,都有鸟儿 的家园。硕大的树冠可以说是鸟儿聚居 的一个城市,只不知鸟儿是否也把这叫做 城市,也推进城市化进程。

凭我的观察,或者说偷窥,这树上至 少住着好几十对鸟夫妻,其中个头最大 的应该是布谷,斑鸠有时候也来,但我没 有发现它的巢穴,它可能是来这鸟城市 旅游观光的。布谷本来隐于树间是很难 发现的,很多时候布谷的叫声近听好像 在远处,远听又好像在身边,但在疏漏的

枝桠间来回穿行的布谷还是逃不出我有 限的视线。布谷是要到了一定的季节, 比如小满、芒种的时候,才会叫得很欢 的,那时人们仿佛才想起它可能刚从遥 远的地方回来。

在鸟儿们吃饱后安静地休养的时 候,学生的朗朗书声常常会打破它们的 清梦。有时我的学生大声地读书,鸟儿 就会在树冠上翩翩地飞,它们也开始以 合唱的方式来应和,像是要一比声音的 高低和清脆。我说鸟儿才是真正懂得什 么叫做合唱,不像我们很多人把齐唱当 成合唱。鸟儿的合唱是多声部的,而且 声部分得很细,只是我们很多人没有听 懂。有时候,教室里很安静,鸟儿就会来 偷看我们,谁叫我们经常打扰它呢?它 们会一扇翅膀碰上玻璃,让安静的教室 里激起波澜,于是我就让孩子们大声地 读书,尽管很多人的嘴上在读书,目光实 际上在读鸟,我也不去过多地指责。培 养与鸟儿和谐相处的能力,也是在培养 世间的平和与善心。

鸟儿说不定也很懂得这些,很多时

候,特别是孩子们被我的讲述所吸引,达 到聚精会神的时候,安静的教室外面,鸟 儿就会一排排地站在阳台上,朝着里面张 望,不知是不是在欣赏我的独唱。鸟儿是 最有理由唧唧喳喳的,可是它们却不。是 不是鸟儿听我上课比学生听课还认真和 专注,我就没有去征询它们的意见,再去 进行一番所谓的学情调查了。偶尔某一 只鸟儿突然会短促地叫上一声两声,我想 它是不是也被感动了,或者说是对我报以 会心的一笑。我总觉得它的声韵里有抑 制不住的激动。

林清玄在一篇文章中说,做了很久屠 夫的人,脸上的每道横肉,都长得和他杀 的动物一样。鱼贩子的毛孔里会流出鱼 的腥味,在柜台里数钞票很久的人脸上的 表情会冷漠势利得像一张钞票……那么, 在窗外听久了书声的鸟儿呢?它们是不 是也变得有了书卷气?

如果是那样,我倒真的希望它们是 群书卷气的鸟儿,它们的翎羽就会扇动着 书香的气息,世界就会因为它们而呈现另 外一种模样。

师如水

■南泽仁

专注于脚下这片土地,和土地 上长出的四季,内心照见无常。

在如常的日子里等待老师回 来,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老师在一个叫国色天香的城市工 作,偶然回来一趟,会提早与我约 定会面时间,安然待我忙完一天的 活路。相见,总在傍晚时分。我们 在暮色中,并肩着走向一间清怡茶 坊,续一杯杯热茶,絮说指纹一样 温润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每次 话题都会回到九龙,那是一条坦 途,迎阳光丰盛的日子。

九月,我们集结操场,校长顶 一头闪亮的银发,为我们逐一介绍 二十位从全国各地师范院校毕业, 分配到九龙中学任教的新老师。 他们叫:中山、周野、项泉、泽仁 ……他们像一棵棵树,在我们眼前 站成一排,那是一个令人欣喜而振 奋的清晨。满心期待中,我们迎来 了泽仁老师,她蝴蝶般翩然而至, 在我们起立齐声问好的身姿和声 音下。老师教授我们初中年级的 政治和历史学科。她授课从不参 照书本逐页去讲,每一课时的内 容,每一段政治、历史以及年份,在 老师地讲述里成了一串串"碗碗泡 儿"般酸甜有味的故事,那声音穿 透阳光,极其柔和。我们在这样的 日子里渡过了夏天,迎来了春天。 老师面容清瘦,温文尔雅。她的父 母亲一直陪伴在她身边,照料饮 食。老师的父母与我的父亲有些 渊源,他们离开九龙前,就将老师 托付给了我的父亲,希望在这个陌 生地能有一家亲人一样的人,顾念 着她。周末,老师着一身嫩绿的衣 裳,来到我家。我忘记了我们用什 么款待了她,只记得那一整天,我 满目苍翠,分不清是韭叶绿、苹果 绿还是豆绿。于是,我牵着老师的 手,走进了我和奶奶开辟的那方菜 园子,一根竹竿上爬满了卷曲的藤 蔓,藤上垂下盏盏裙带豆,老师伸 出手去采撷时,我分明看见一盏豆 伸向了老师的手心,像一场季节地 牵手。数得清老师就来过我家几 趟,之后父亲就调离九龙了。我读 寄宿制,反倒是得到了老师的照 拂。那时,学校伙食极差,每周四 下午,有一餐分量有限的荤食,同 学们听到放学铃声都会飞奔向伙 食堂,将荤菜扣在大得出奇的饭碗 上。我生性内敛,几乎就没有尝到

过伙食堂那道荤菜的味道。老师 时常出现在我们暗沉潮湿的女生 宿舍门口,我随她一次次地走进她 那间简洁的小屋里,简约的餐桌上 几个盘盏相互扣着,等我坐到餐桌 前,她才去逐一地揭开红绿相间的 美味菜肴,几缕淡淡的热气逸散在 桌上几朵硕大的红苕花间,它们素 养在的清水里。 两年以后,老师调回康定了,我

初中毕业了。每次去康定父亲那 里,总会听他说起,你的泽仁老师时 常问到你呢,很挂念你的样子。-次,老师出差经过我居住的小城,我 们又相见了,因为工作辛苦劳顿,老 师比之前更清瘦了。我们相见,也 无更多话说,彼此内心深深欣喜。 老师说,希望我能与她同在一个城 市生活,工作,这样我们就能时常见 着,那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机缘 巧合,不久,我们果真在一起了。只 是刚在一起,老师又被外派到康定 以外的一座城市工作。老师说,相 隔不远,见面也容易许多。临行,老 师将我托付给一位写诗的友人,希 望我在这个陌生的康定,能有一位 亲人一样的人,照看着我。心安是 归处,何况有故乡。随老师心意, 我们在一场小雨中走进了诗人家 中,诗人笑容豁达,举止典雅,与老 师说一些他们彼此熟悉的话,偶然 提及边上寂静落座的我。那晚,本 身就是一首诗,分行处,我偶然闪 耀一下。起身辞别,诗人用温热的 手心靠近我的臂膀,问我,生活可 有难处? 我回诗人话,除了有份工 作,故乡那边还放养着十二头牦 牛。与老师走出诗人家,一场宏大 的雨声袭来,我褪下外衣,撑开在 老师头顶。老师说,里你不熟悉这 里,不是雨声就是河水声,时时从 这方经过。原来,这是一个明月朗 照的夜晚。

今夜,忙完活路又是傍晚时 分。在暮色中买了两枚黄桷兰,朝 老师赶赴。她在一间茶坊待我,我 将两枚含笑的黄桷兰递与老师面 前,仿佛是对这安然等待的一次美 好致歉。与老师轻声絮语,没有过 多欢喜,亦无愁绪,只就安然其 中。夜一点点往深了去,我们仿佛 存在这个世界,又仿佛远离了许 久。侧目,窗外的折多河在两岸昏 暗的街灯下静穆流逝,远去。有如 生命中的每一分钟,都在无可挽留 的成为往事。老师说,接连数日的

雨,它又涨了。



曹老师

■杨伟

大学课程除了必修课,还有 选修课,《杜诗选读》的老师是曹 慕樊

曹老师个儿矮小,骨瘦如柴, 高度近视,厚厚的镜片后面那双 眼睛浑浊不堪,看上去近80岁,与 我们这帮充满生气的年轻人在一 起,显得十分孤独,其实他才六十

几岁 第一次上课,他先于我们到教 室。那是一个比较寒冷的冬天,曹 老师穿着较为单薄的蓝布衣衫,课 前他把讲义放在讲台,搓着双手取 暖。他的双手皮包骨头,没有什么 肉,按说搓手也不会产生什么热 能。我思忖:搓手也许是一种习惯,

也许是下意识动作。 曹老师讲课不是声如洪钟,也 并非慷慨激昂,但开课就征服了听 众。他讲述略显低沉,但每一个词 每一句话,都非常具有穿透力,能 够容纳上百余人的教室,坐在最后 一排也听得清清楚楚。介绍杜甫 生平、代表作品、诗歌风格,他如数 家珍。一节课下来没有动一下讲 义,讲义只是摆设。他记忆力太惊 人了,小小的脑袋就像一台电脑, 储存着渊博的知识。他点评杜甫 之精妙,之深入,旁征博引,引经据 典,从容不迫,让我们认识了一千 多年前那位真真实实有血有肉的 诗圣,同时也让我们领略了国学鸿 儒的风采。

他的讲课获得巨大成功,全体 听众自发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 要让文革后第一批考入大学的天 之骄子心悦诚服并非易事,曹老师 一节课就让自视甚高,桀骜不驯的

年轻人见识了什么是浅薄,什么是 博大精深。课前中文系办公室的 老师为我们介绍的头衔是曹老师, 因为他当时不是教授,身份仅仅是 图书资料员,临时"拔擢"为教员, 我们都纳闷,如此才华横溢的先

生,怎么可能不是教授? 课后同学中好事者调查了曹 老师底细,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 跳,曹老师的确非等闲之辈。这位 出生川南泸州的老师,早年就读金 陵大学,师从刘国钧先生,受目录 学。后来又师从熊十力先生,治佛 学与宋明理学。早在新中国成立 前就已经是重庆勉仁文学院副教 授。他与梁漱溟先生过从甚密,梁 先生对他的学问与修行,十分推崇

和赞许。 曹先生讲杜诗,常常联系杜甫 人格精神,也常常联系自己的人生 际遇,曹先生一生充满传奇色彩, 早年曾被国民党特务以亲共罪名 抓捕入狱,新中国成立后又被打为 右派分子,他前半生也曾四处漂 泊,但他从未对追求丧失信心。至 今记得他讲《旅夜书怀》末两句,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以及 他讲《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末 两句,"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 时的严肃神情,以及抑扬顿挫的声 调。两首诗句中都出现鸥鸟具象, 前者如他大半生遭遇,后者如同他 一生追求学术真谛,绝不阿谀奉承 的耿介品格。沙鸥、白鸥皆杜甫自 况,也是曹先生的写真。

为曹先生的精彩,若干年后我 喜得儿子,取名"昊鸥",追根溯源, 取名创意即源于此。

大学毕业已有32年,曹先生的 音容依然历历在目。

随笔诗笺

她是诗

家中酒柜里,安静地躺着一 只红锦缎包裹的匣子,匣子里是 两只小银碗,铃铛一样的外型,莲 花似的底座,边缘有细密纹理,是 让人爱怜的精巧模样。有时兴 起,打一盏灯,对着灯转动银碗, 银光打在墙上,一圈圈波纹似的 散开去,煞是好看。这是老师寄 给我的新婚礼物,一同寄来的,还 有一个小本,扉页是两行庄重的 隶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彼时年少,记忆里是漫漫的 盛夏时光,男同学是汗津津的T 恤,女同学是沾着尘灰的白球 鞋,而她是讲台上的鹅蛋脸,一 转身,飞扬的裙裾盛开在黑板前 面——她是我的高中语文老师, 后来成了我的朋友,我的姐姐。

她很骄傲,是个眉眼深邃的 藏族姑娘。年轻的躯体撑起各 式各样的花朵长裙,飘飘然从尘 土飞扬的操场边走过,男生女生 的眼神落在她投在阳光下的侧 影里,墙边的三角梅噼里啪啦开 放,玫红的,粉色的,统统是她青 春的背景墙。

有时在她的课堂上打瞌睡, 她念到:"氓之蚩蚩,抱布贸丝。 匪来贸丝,来即我谋。"一个又一 个香甜的梦把年少时光撑得满 满当当,但她温柔无比,一边捧 着书本领读,一边踱步到我的桌 前,曲起手指,用指关节在桌面 轻轻一敲,就算是警告了。

晨读和晚自习,是和她相处 两相寂的时光。她内敛而安静, 讲桌后面是她全部的天地,有时 发呆,有时阅读,过肩长发押在 耳后,窗外的风挑起细碎的发丝 ——很多年后,梦里还是她青春 盎然的样子,像春日里的白杨 树,不同于蔷薇的艳粉,也不同 于海棠的凌冽,是翩然出尘,又 亲和如水。

以前总也不知她为何醉心 于埋头打字,一次上前请教问 题,老师将手机放在桌上,我才 晃眼看到,屏幕上排列着的,是 一些长长短短的句子。

"老师在写诗?" "也没有诗不诗的,与自己

对话而已。"

分别十几年,如今,我也逐 渐能明白什么是"与自己对话", 人的心灵,有时躁动得一刻也离 不开外物,索取各种资讯和声 色,并被它们控制;人每天都要 面对他人,与之交谈、合作、笑 闹、产生爱或不爱的情感,并为 之欣喜或悲伤。人聒噪,多是因 为心内虚空、不安稳。

与自己对话,也并非执意寻 找一种安稳,把自己当成"他 人",可以比较客观地看待这个 "他人",不纵容,不袒护,适当地 鼓励和肯定,给予鞭策,善意提 醒。如此而已。

隔着电脑屏幕,我好像又看 到她在讲桌后埋着头,一侧长发 柔顺地压在耳后……



康·格桑益希,男,藏族,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人,1962年7月毕业于 四川美术学院民族班。现为四川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四川省专家评议(审)委 员会委员。四川省非物资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两次获四川省有突出贡 献的优秀专家称号。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完 成国家级研究课题4项,编著出版文艺著作5部,发表学术研究论文百余篇。其美 术作品多次参加国际、国内重大展览,并赴日本、美国举办个人唐卡画展,共有20 件(次)作品获省、国家级奖。



雪域圣火

村小笔记

■崔天清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丁家沟丁氏门宗 的大祠堂积善祠办成了小学。年久失修 的破祠堂,成了村里人儿时求学的圣地。 我上学时,教我们的老师是王书豪。他瘦 高个子,国字脸。举止文雅,写得一手漂 亮毛笔字。

书豪老师在语文教学中,非常重视学 生的毛笔字书写,要求学生随时准备好 纸、笔、墨、砚,那时书写的主要工具便是 一支小楷毛笔。纸,有小本子,大本子; 墨,即小香墨,有圆形的,条方形的;砚呢, 那就离奇古怪了,除了极个别学生有一方 泥烧小砚外,大部分学生是将自家或别家 小孩吃饭不小心打缺的破碗捡来,让大人 轻轻敲去边缘,将剩下的碗底翻面即成, 其实不叫砚,准确称墨盘,又俗称"瓦圆 魁"。别认为这东西不受看,可用时很管

事,粗糙,磨墨快浓。

当时洗笔打水的地方就在祠堂右侧靠 山崖下的一个泉水凼,几十个学生争着洗笔 打水,场面极为混乱,有个别调皮捣蛋的人 在当中你拥我挤,一不小心,有人踩在水凼 里,又是哭,又是笑,有人跑去跟老师告状。

同学们打水的用具,一般是在医生那 里要的空药瓶,其中拇指头大小的针药胶 塞瓶居多,这种瓶便于携带,塞紧后不易 渗水。大家将水打来后,开始磨墨,这时 整个教室里只听见切切擦擦的磨墨声,空 气里散发出一股股沁人心脾的墨香味,这 香味穿过窗门、教室门,弥散在天井里,过 厅中,最后飘出积善祠小学的大门外。

书豪老师教写毛笔字时常说:"写字如 做人,要实在。要做到一点如桃,一撇如刀, 横平竖直,笔笔见效。

从积善祠小学出去的学生,大多带有 一手好字。书豪老师之后,又来了一位师

范院校艺专毕业的李术益老师。此人中 等个儿,胖墩墩的。浓密的黑发梳了个大 背头,红润的娃娃脸写满笑意。看上去既 随和又有些艺术家的范儿。

他听到积善祠小学重视书写的传统 特色,非常兴奋。他先后办起了书法,绘画 等兴趣小组。为了帮学生们克服用纸,用 墨,用笔的困难,就灵机一动,决定把自己 当年用水练字的法儿推而广之。他把山泉 引到操场边,安上许多水龙头便于取水。 又就地取材,从山上割来蓑草,砍来小斑 竹,制成支支大毛笔发给学生,由他们自带 水桶。随时利用课余时间在操坝上,进行 水书训练

李老师不断推陈出新,将书豪老师留 传下来的写字诀与小学课本上的古诗,编 排成了一套声形并茂的水书教材。有一 年,县教育局在积善祠小学召开素质教育 现场会,来了参观者二百多人,整个活动,

分为书法组,绘画组,模型组,秧歌队…… 其中最吸引眼球的是书法组。宽阔的操 场上,几十个学生身着整洁的校服,手持 一支一米多长的大笔,每人右侧学校发给 一只红色塑料小水桶,特别光鲜醒目。

分列排阵,纵横贯行,前面一个高个子 女生指挥口令一下,几十个学生举起斑竹 大笔,且歌且舞:"一点如桃,一撇如刀,横 平竖直,弯钩上翘……"这声音不快不慢, 这动作一笔一换,时而左移,时而右变,时 而跨出马步,时而又作秉笔直书状。接下 来,开始水写古诗,只见领写的花季少女, 一边用她那银铃般的天籁之声领诵诗文, 一边用她那纤纤玉手起笔挥毫。顿时,数 十人和声如雷,起笔如林,挥毫如雨,气势 磅礴,变化多端。在场的领导与老师见状, 无不瞠目结舌,叹为观止。

时间过去多年,在普通的积善祠小学, 书豪与术益两位老师的故事一直在流传。

★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电话:(0836)2835756 电子信箱:gzrb@gzznews.com